

梁溪漫志

據影宋鈔本校



梁溪漫志

涵芬樓藏版

梁溪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于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于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日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噓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邪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袞補之序

近見費補之其梁溪漫志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
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蘄王
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
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閱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
壽父山丞太題本誤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
殊傾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
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御器械以二
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
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
達者也中元日四門樓鑰書

梁谿漫志卷第一

費 衰 補 之

本朝殿閣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于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廟諡改爲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郟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于是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爲紫宸天和爲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至于端明則始于後唐明宗國初改殿爲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爲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爲文德明道開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後人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

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

修撰右文殿

建政和五年改
集賢爲右文

始爲集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官爲修

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爲述
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
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延康爲端明殿學士述古爲樞密直學
士保和之除則止于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祖宗謨
訓與秘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待制學士惟天
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學士等官蓋難于稱呼與
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讀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
復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元長沖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
林學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一除
胡承公世將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爲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爲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呂文穆

正王文正贊李文定迪宋元憲序何丞相康梁文靖克家而王李

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于淳熙戊申宰相

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

宋呂蒙正張洎陳史樂

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

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衆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爲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錄于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勅命之提舉于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爲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爲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曆例指爲國史而提舉日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

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參知政事權監修迨次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參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參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爲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真宗封壽王乃升壽爲大

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爲晉公蓋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于昇宜進爲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真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于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晉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爲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勅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勅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使

州本開常州本作密

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

公呂惠穆爲使韓康公邵安簡爲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

稍重其禮乃以爲知院事院

原本及鮑本均誤作元從常州本改

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

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

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

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舊于是秦忠獻

以宰相入爲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于副使則八

年除王敏節

或

十一年除岳武穆

飛

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爲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爲多大者以宰相爲御營使

爲都督或爲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爲御營副使大將皆爲方面宣撫使亦或爲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爲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爲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爲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爲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爲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楊武恭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爲太傅錫爵爲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呂忠穆公爲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爲川

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爲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爲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

三十年政和閒童貫乃以宦寺爲簽書然纔三月遽躡爲領院矣
功臣號勳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于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尙書洪擬翰林學士棊密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爲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爲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閒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如故蓋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使用御史

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唐本以太常編爲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尙書爲之大中祥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爲鹵簿使議者以爲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孺中丞爲鹵簿使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爲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爲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并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諡孟信安以攝太尉奉册于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

降太尉不得爲三公今雜壓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之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旣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刪去侍中中書尙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時政記

唐政事宰臣每于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惟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

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庭日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錄時政記緣御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樞二人鈔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鈔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爲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爲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于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諭韓魏公

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
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
中書見王荆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
事答以彼此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
往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
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于劉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蘇子
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于興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
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二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尙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尙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

右銀青光祿大夫

宣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

正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

六曹侍郎爲

正議大夫通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右正議大夫

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

爲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中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

光祿卿至

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奉直大夫

大觀

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

六曹郎中前行爲朝請大夫中行爲朝散大夫後行爲

朝奉大夫員外郎前行爲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後

梁籍卷一
行及左右司諫爲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
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
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政和改宣徽光祿衛尉寺將作
監丞爲宣義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禮郎爲承奉
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崇寧初又因刑部
尙書鄧洵武有請以留守節察判官換承直郎節度掌書記支使
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
官監判官換從事郎以錄事參軍縣令爲通仕郎以知錄事參軍
知縣令爲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主簿尉爲將仕郎
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爲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又詔舊將仕郎已
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爲迪功郎舊登仕郎爲修職郎舊通仕郎爲
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始從版授蓋非真官于是卻以
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爲將仕郎假

承務郎爲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爲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選

官名內客省使爲通侍大夫延福宮使爲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和政

六年增置履正大夫和政六年增置協忠大夫和政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爲中侍大夫

客省使爲中亮大夫引進使爲中衛大夫翊衛大夫和政六年增置親衛

大夫和政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爲拱衛大夫東上閣門使爲右武大夫正

侍郎和政六年增置宣正郎和政六年增置履正郎和政六年增置協忠郎和政六年增置中侍

郎和政六年增置客省副使爲中亮郎引進副使爲中衛郎翊衛郎和政六年增置

增置親衛郎和政六年增置拱衛郎和政六年增置東上閣門副使爲左武郎西上

閣門副使爲右武郎皇城使爲武功大夫宮苑使左右驥使內

藏庫使爲武德大夫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爲武定大夫

武顯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爲武節大夫內團使按宋史職官志應作內園使洛

苑使如京使崇儀使爲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爲武經大夫西

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爲武義大夫供備庫使爲武翼大

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爲武功郎至武翼郎

以今呼武功大夫

爲功郎以下

內殿承制爲敦武郎

訓武郎改

內殿崇班爲修武郎東頭

供奉官爲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左侍禁爲忠訓郎右侍

禁爲忠翊郎左班殿直爲成忠郎右班殿直爲成義郎

保器改

三班

奉職爲承節郎三班借職爲承信郎三班差使爲進武校尉三班

借差爲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爲副尉殿侍爲下班祇應及

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降詔建炎掌

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

子任在外宮觀趙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棊

叔厚

密禮

時爲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答富鄭公乞判汝

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答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

辭遷官諸允詔以爲据從之尋又言近年急于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于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閒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辭遷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卽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遑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合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蘊左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夢得

及鮑本均衍發
字從常州本刪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于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爲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爲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尙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爲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爲翰

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爲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于刪去況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參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爲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爲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

尤指以爲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

徐師川

嘗

賜出身爲翰林學士任世初

申先

蘇仲虎

皆

賜出身

爲中書舍人而呂居仁

本中

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

韓无咎

元吉

王嘉叟

祖

劉正夫

學

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

正夫有召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于右長慶門築

屋數十間爲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于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勅葬輓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旣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于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梁野卷二
五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爲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重之凡文

臣爲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

缺若以吏部尙書陳文忠龜吉以戶部尙書爲使晁文元當制誤

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悼利用爲副樞

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爲之獨太平興國中石

元懿無載止以戶部尙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尙

書爲使當時以爲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

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

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

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

尙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寧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尙書其

後東坡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諡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諡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與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諡命詞給告餘給勅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諡者亦徑陳乞賜諡例多命詞朝論以爲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諡者亦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尙應命詞特恩賜諡乃人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諡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諡正獻梁鄭公賜諡文靖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諡

諡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功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其爲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諡多同

臣下諡多同蓋以節行適當固難于相避然其間有姓諡皆同

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本朝有兩王文康諡兩張文定方賢兩

張忠定諡兩陳忠肅過兩劉忠肅共兩李忠愍中官兩朱忠

靖諡兩王恭簡剛中而韓魏公諡忠獻韓宗魏諡忠憲趙閱道

諡清獻趙挺之諡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

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其後韓玉汝鎮潁昌

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

本豐中迺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

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

河西使卒于中國柩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尙不拜

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麗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巽爲參政嘗以爲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爲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尙書省公相廳改爲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簽廳爲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閒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閒者則去此一行其閒有僧官參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旨此風尙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隳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梁谿漫志卷第三

入閣

唐有入閣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卽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

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
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
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于是
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
寅朔遂行其禮于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
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
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
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
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
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
在唐爲上閣卽隻日常鈔本及龍木均作
長從常州本改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
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
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

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勤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子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

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
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
陳于庭太宗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
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
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
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閣之儀寶元
二年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
以行于今乎于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
儀今不常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子紫宸殿受
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
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
華備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
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又對北第

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卽須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卽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爲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有儀制勅雜坐圖耳是何足爲希闕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

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閣差舛尤甚
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
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正舊
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
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閣儀
入閣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
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
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
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
爲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于諸人
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己者籍爲元祐姦黨至

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閒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閒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閒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尙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大抵皆求差遣勾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爲之延譽士之自處旣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爲三派寔遠寔忘則爲三姓矣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于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于

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爲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于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爲予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瑑革皆嘗爲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于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爲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爲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公此舉于當國則甚公于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爲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

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爲婦之道哉唐李晟正
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
卽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尙知此爲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
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
公之道則于爲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
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
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日卽
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
動至于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
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
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

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淳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志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答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鮑本同常州本作何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

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于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爲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雁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

師編

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溜

王圃中有雁陳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雁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雁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勝耶了翁曰果然當爲公代其明年徐鐸勝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爲代因名便廳爲射雁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

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沈吟閒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頗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

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
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
公有狀勾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
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
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
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
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
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
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
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
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泊入城見羣僧來作佛
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
黃冕仲集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

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尙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于筆墨閒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閒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鞠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于殿門謂同列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梁谿漫志卷第三

梁谿漫志卷第四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卽德翁也東坡眼

目高觀人于齟齬閒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汎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閒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鐙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橐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于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于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閒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稟于穎濱第三子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僭耳從東坡游甚熟坡嘗教之作文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

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蒼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于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爲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爲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

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屏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湖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于爲義如此謫居尙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閒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游歷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于黃凡五年移汝旣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醅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

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于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

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臥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簣由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

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
侍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
器

毘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
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
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
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
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閒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
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來始築祠于郡
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
于壁閒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
寧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

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
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
謗讒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
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
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
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
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
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于嶺
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
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嘗楚
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于
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
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刻石

梁溪卷四
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啓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啓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閒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篋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

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食荔枝詩

東坡食荔枝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因榼梨麤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覲狀云歸

時事于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與題引前漢志云見神于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于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束縛于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詩于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

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
息以爲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于熾火小人交扇其燄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
黨人之塵點汗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
叔黨棋以娛東坡泊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
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
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調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
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魍魅家何
在澤速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
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四



梁谿漫志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
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爲也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史記所載
如此予嘗游浮光叔敖卽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予得
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
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
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
慷慨高歌涕泣數行字調一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
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字調一而欲
有賞必于潘國下溼境垸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
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
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

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

州本同常
本作買

薪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
世疾邪含思哀怨過于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
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
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閒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是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
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
魏其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
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
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于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
器守正據法尙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
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鼇宮而東坡和云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峨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卽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爲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閒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異于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

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
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
瓣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于上者非是
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爲觀美蓋欲施之用也國初
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
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
與之于是多遜盡得其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
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
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
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模供造及圖至

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浸高而能留意于學此固非易事然于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于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使用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

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卽臥內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尙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爲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爲將而其軍每爲襲奪，則真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

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簾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汗史筆尙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汗下無識東坡以爲人奴不爲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

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墮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細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于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于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于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于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于拒姚崇之時也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仗梁劍于東郭訊景皇于陽邱爰信讒而矜謔殞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于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

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邱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以說之謂其得聲梁楚閒欲游揚其名于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

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說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謬邪。

辨唐太宗臂鶴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鶴望見魏徵來納之懷徵奏事故久不已。鶴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鶴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徵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據。依殆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爲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崔稅診本及鮑本均誤作稅從常州本改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妝非今人脣傅黑膏予嘗疑霄漢星辰之尊而妝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若悲嚔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妝嫁名道子以紿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嘗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于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傳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

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于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閔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悲懟形于色詞揚已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麀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景思作四六談麀王性之性之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麀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俛爲作謝啟云刻

石刊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碁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于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于嶽注嶽里名也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嶽市爲寄勿擾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闔闐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爰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于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

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
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于
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
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
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
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
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
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
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
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
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
曠彼西羌改作懷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

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人坐守成算而董甍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勅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彊漢雪渭水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

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于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于趙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縣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于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志以諛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覲念奴事云須臾覲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至特勅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于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

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路公燈籠錦而唐林夫明嘗以新法彈王荊公後人文字閒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彥猷明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于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列于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于文章

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鞞鞞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于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于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參政世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

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鑄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于秀林齒少陸機顧何能于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敬宣和閒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度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才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水滸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

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
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
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
史逸之爾至于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
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
祠太上皇于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熾一名執嘉歐陽公蓋
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
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
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澗明飲酒詩序
若一飲徑醉醱酩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
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

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齷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膏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升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

安宅

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

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尙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尙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進言朝請大夫州學教授慮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刻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爲之碑是勝晉陵張氏字某後無錫李氏字某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參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並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于是郡大守徐公仲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閭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于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亦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

帥府于鄆實在餽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

建炎末樞密富公

直學

爲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公

與

中

書舍人張公

名

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

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張公

守

累書勉諭卒不行

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費

鮑本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

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

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于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

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爲河北轉

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爲

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

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孟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結局第功上

等轉五官升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于此詢究利病得其實于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于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閒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

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

李公壽州之橫山民病疫者取其境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

右道鄉

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于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

祖洽

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寢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卽升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于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

陷入泊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敘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臥聽之至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敘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撥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讐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讐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塲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此事于柱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離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繞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于庭下

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
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
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
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出如安祿
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閒後之好事者爭譽其
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
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

其字畫之工哉至于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閒足以想見其爲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第六

梁谿漫志卷第七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于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噉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于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覩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椶自注云來詩本用磬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

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輿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于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繞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閒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敘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

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
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
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
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
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
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
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
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
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游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閒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邪賈島鍊鼓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于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

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尙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晁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雁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于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于瑣字爲宜至于月華

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雲疏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舅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概亦歸于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蹋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疏瘦清絕熟味此

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陰散蔓烏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忘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不怒罵者幾希至于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閩者所獲

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
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閒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
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
己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
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
也王以與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于其後云蜀客更名緣
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
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玄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
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閒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駿放後雖授以右

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
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
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
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土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
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飄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敘州
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
元韓子蒼舍人詩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
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尙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
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

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
中祕書楊監四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
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毘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于天下凡四方來者
道出毘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
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毘陵天慶
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苕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
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
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
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不斷卻立而觀濤瀾洶涌
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于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
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

曰道人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翻江海
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眞儼飛
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著明珠靈祕一何怪爛爛照葦
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
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
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
偶逢老僧聽僧話道是壁閒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傳
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看只麼是分
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綫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
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它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
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拖樓銀山雪堆
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
歸江西卻相憶并州剪刀剪不得鵝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

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閒真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于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閒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

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激山木盡亞
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
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第七

梁谿漫志卷第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揀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于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疏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以來羣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閒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嘗見過勝之言論之閒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

奏疏結結二說管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

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謬預焉時君嘗與赴會諸君問出館過邸門于是再削其削亦留中

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于君知二相

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

當之兩翼本難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安皆翼之精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

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汗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

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闕不遠以權貨務較之執近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

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

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

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

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于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

至震土樂需之物往往取之以助區會當時本惡于胥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

錢外更于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

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爲民與貪吏陪官物入

己者一同

始府中物斷追兩官罰銀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道吏來取出身文字除不曉

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

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爲國計者豈不惜法乎

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宜物有文記準盜自不至

除名列醫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

審刑者自爲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

度丁

惡京兆不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

上有惡意皆不敢承當

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

爲讎者所快輦轂之下尙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爲辨之近者葛宗

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

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

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

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

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

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

所學教後生作商賈于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
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嶸屹于胸
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閒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
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

按延君列章論節中人此自古未有唯
趙叔平不聖且有節極言辨之可重可重

舜欽素爲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
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
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
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
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
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
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
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

仙云冬看山林蕭疏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閒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鬚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明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于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汗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溼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卻爲周

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鄆州新鄆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于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于槌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鄆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媪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擲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既賦詩關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并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

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蝶羸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閒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弈棋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穰侯旣疑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閒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睢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

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牙鈔本及常州本均誤作子從鮑本改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

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記中名方尙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祕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資匕筯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傳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

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于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于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于進退初無益于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于其閒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耶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

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穎濱龍川略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于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說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

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燕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冲之遺意也

士人祈閒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閒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閒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

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第八

梁谿漫志卷第九

劉高尙事

劉高尙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閒賜號高尙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尙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尙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尙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旣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尙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尙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

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
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既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
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眞之論豈區區爲世
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飲食之閒其禍有甚于畏
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
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
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
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
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閒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
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
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
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于以挺與刃行政之弊

一至于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寔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僊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閒矣

事有專驗于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于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

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
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
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
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
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于數者必能
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見人言曰
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倡言于人以爲
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
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
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况
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有不

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閒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于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散馘之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閒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

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于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椀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緼骨萎用蟹補

可使無驚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爲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鋇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齋和尙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閒于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閒有達官著書于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于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聖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于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胸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辨常言一切世閒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于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

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爲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于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

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
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

取厚

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

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槃乎然
觀其閒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
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
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頷

作龜水韻

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

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閒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
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羣僊又云爭解
繡勒香鞦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閒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
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

塵寰爛漫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僊語此等鄙俚
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
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辭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考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
傳秦宗權始爲辭能吏坐法笞背辭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
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追捕
辭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
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辭能能將奔襄陽亂
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
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
則能死于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
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掇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虜犯淮

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筊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
大虺見于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于
廟後若數百人同時暗鳴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
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
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
往來襄鄧閒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
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
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
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
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陳了翁關
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

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號爲請
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
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
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
相之弟名敍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
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歷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
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
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
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利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職羅
侍御汝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馮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
正同陳檢詳正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集續云檢正檢詳同正

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尙門閥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十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姓抄本無姓字從常州本補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

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公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賓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于南徐忽

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
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見
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
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
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
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名蓋其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
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
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卽
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
則于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于卓上漸成小人
已而跳躍于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
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
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

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
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
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
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
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
據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
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
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
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
椎擊之又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
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
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句當在京延祥觀後爲
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册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于神像後出一豹尾舂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困流俗之無知亦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于嶺南海上有

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于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非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于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柴埠橋之東賜額

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于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既廟食西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綫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遊戲于庭卉芭蕉閒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

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
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
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于舉子問得
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閒先大父在太學有同
舍生將赴廷試乞夢于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
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
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
悶失意私念二相公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
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
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于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游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游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傳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來卻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曠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

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
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
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
利于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
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辨了然觀者起敬或
自立或勸人哀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
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于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
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著白衫詣佛堂合掌
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
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
生臥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

游諸僧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于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于地輪藏自轉閭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閒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

抄本及常州本均誤作耳從鮑本改

土木寔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

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

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穀舉飲啖之斯須則
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
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踣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
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穀饌
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
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
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
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
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匄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
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
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

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
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
陳公宗卿侍郎之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
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于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
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汗辱士類
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
瑩尙書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
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履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
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于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
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
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知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詐實有出

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闔閭聞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聞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攀攀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緡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

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
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
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
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
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
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
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
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
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
久漸疏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
其室虛矣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
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
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
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
乃命工刻之縣齋而志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
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
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
此策則當自丹陽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
書

承事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蘇

朝散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周

朝散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譙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史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廖

朝奉大夫守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翰林權直徐

朝議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陸

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

杏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監計官兼侍讀兼湖北京路宣諭使薛奉使

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楊

國史實錄院牒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
項內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
卿監武臣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
迹墓志行狀碑志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

或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
諸路轉運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于
細搜訪鈔錄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
進士裘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鈔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
赴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許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右梁谿漫志十卷宋費袞撰袞字補之無錫人其事蹟不詳卷末有開禧二年國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費進士又四庫著錄引禮部韻略條列中有開禧元年國子監發解進士費袞論韻略經絃二字劄子一篇經禮部看詳其名氏兩見官牒而已四庫列入雜家類稱其持論俱有根底舊典遺文往往而在今審其精博推獎洵爲不誣茲編据影宋鈔本排印爲繆藝風先生所藏鮑氏知不足齋及常州先哲遺書所刊亦卽此本閒有異字當出於刊者之校正今刺注行閒以存其舊而待讀者之是正焉戊午季秋新建夏敬觀謹識